# 北齊書/卷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武成帝 ◄

北齊書
卷八
補帝紀第八　後主 幼主

► 後宮

後主

後主諱緯，字仁綱，武成皇帝之長子也。母曰胡皇后，夢於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天保七年五月五日，生帝於幷州邸。帝少美容儀，武成特所愛寵，拜王世子。及武成入纂大業，大寧二年正月丙戌，立為皇太子。河清四年，武成禪位於帝。

天統元年

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，皇帝卽位於晉陽宮，大赦，改河清四年為天統。丁丑，乙太保賀拔仁為太師，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，司空、馮翊王潤為司徒，錄尚書事、趙郡王叡為司空，尚書左僕射、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尉粲為。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，東安王婁叡為太尉，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。

六月壬戌，彗星出文昌東北，其大如手，後稍長，乃至丈餘，百日乃滅。己巳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。

秋七月乙未，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。

冬十一月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己丑，太上皇帝詔改「太祖獻武皇帝」為「神武皇

帝」，廟號「高祖」，「獻明皇后」為「武明皇后」；其「文宣」謚號委有司議定。

十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。壬子，狩於南郊。乙卯，狩於西郊。壬戌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丁卯，帝至自晉陽。庚午，有司奏改「高祖文宣皇帝」為「威宗景烈皇帝。」

是歲，高麗、契丹、靺鞨並遣使朝貢。河南大疫。

天統二年

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，祀圓丘。癸巳，祫祭於太廟，詔降罪人各有差。丙申，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。庚子，行幸晉陽。

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壬子，陳人來聘。

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。以旱故，降禁囚。

夏四月，陳文帝殂。

五月乙酉，以兼尚書左僕射、武興王普為尚書令。己亥，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，仁弘為齊安王，仁堅為北平王，仁英為高平王，仁光為淮南王。

六月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。

秋八月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

冬十月乙卯，乙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，大司馬、任城王湝為太保，太尉婁叡為大司馬，徙馮翊王潤為太尉，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。

十一月，大雨雪，盜竊太廟御服。

十二月乙丑，陳人來聘。

是歲，殺河間王孝琬。突厥、靺鞨國並遣使朝貢。於周為天和元年。

## 天統三年

三年春正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乙未，大雪，平地二尺。戊戌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，五品已上各舉二人；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、尚書都檢校御史、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。鄴宮九龍殿災，延燒西廊。

二月壬寅朔，帝加元服，大赦，九州職人各進四級，內外百官普進二級。

夏四月癸丑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。

五月甲午，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、東平王儼為尚書令。乙未，大風晝晦，發屋拔樹。

六月己未，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幾為西河王，仁約為樂浪王，仁儉為潁川王，仁雅為安樂王，仁統為丹陽王，仁謙為東海王。

閏六月辛巳，左丞相斛律金薨。壬午，太上皇帝詔尚書令、東平王儼錄尚書事，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，幷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，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。

秋八月辛未，太上皇帝詔乙太保、任城王湝為太師，太尉、馮翊王潤為大司馬，太宰段韶為左丞相，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，大司馬婁叡為太傅，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，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，司空、趙郡王叡為太尉，尚書令、東平王儼為司徒。

九月己酉，太上皇帝詔：「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，天保之初雖有優敕，權假力用未免者，今可悉蠲雜戶，任屬郡縣，一準平人。」丁巳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

是秋，山東大水，人饑，僵尸滿道。

冬十月，突厥、大莫婁、室韋、百濟、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。

十一月丙午，以晉陽大明殿成故，大赦，文武百官進二級，免幷州居城、太原一郡來年租賦。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

十二月己巳，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、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。

天統四年

四年正月，詔以故清河王岳、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。癸亥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。

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詔以司徒、東平王儼為大將軍，南陽王綽為司徒，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廣甯王孝珩為尚書令。

夏四月辛未，鄴宮昭陽殿災，及宣光、瑤華等殿。辛巳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

五月癸卯，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，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。壬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。

六月甲子朔，大雨。甲申，大風，拔木折樹。是月，彗星見於東井。

秋九月丙申，周人來通和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。

冬十月辛巳，以尚書令、廣甯王孝珩為錄尚書，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，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，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。

十一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。是月，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。

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丙子，大赦，九州職人普加四級，內外百官並加兩級。戊寅，上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。甲申，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。又詔掖庭、晉陽、中山官人等及鄴下、幷州太官官口二處，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，仰所司簡放。庚寅，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，所在令還。

是歲，契丹、靺鞨國並遣使朝貢。

天統五年

五年春正月辛亥，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。是月，殺定州刺史、博陵王濟。

二月乙丑，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。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。癸酉，大莫婁國遣使朝貢。己丑，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。詔侍中叱列長叉使於周。是月，殺太尉、趙郡王叡。

三月丁酉，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，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。是月，行幸晉陽。

夏四月甲子，詔以幷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，晉祠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車駕至自晉陽。

秋七月己丑，詔降罪人各有差。戊申，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，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。

冬十月壬戌，詔禁造酒。

十一月辛丑，詔乙太保斛律光為太傅，大司馬、馮翊王潤為太保，大將軍、琅邪王儼為大司馬。

十二月庚午，以開府儀同三司、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。庚辰，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。

武平元年

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改元。太師、幷州刺史、東安王婁叡薨。戊申，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。

二月癸亥，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、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帶方郡公，王如故。己巳，乙太傅、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，幷州刺史、右丞相、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，冀州刺史、任城王湝為太師。丙子，降死罪已下囚。

閏月戊戌，隸尚書事、安定王賀拔仁薨。

三月辛酉，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。

夏六月乙酉，以廣甯王孝珩為司空。甲辰，以皇子恒生故，大赦，內外百官普進二級，九州職人普進四級。己酉，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。

秋七月癸丑，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，彥康為定陵王，彥忠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書令、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，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。癸亥，靺鞨國遣使朝貢。癸酉，以華山王凝為太傅。

八月辛卯，行幸晉陽。

九月乙巳，立皇子恒為皇太子。

冬十月辛巳，以司空、廣甯王孝珩為司徒，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，封蕭莊為梁王。戊子，曲降幷州死罪已下囚。己丑，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為「顯祖文宣皇帝」。

十二月丁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詔右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，修城戍。

武平二年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詔兼散騎常侍劉環俊使於陳。戊寅，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、都督、東青州刺史。

二月壬寅，以錄尚書事、蘭陵王長恭為太尉，幷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，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，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，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。

夏四月壬午，以大司馬、琅邪王儼為太保。甲午，陳遣使連和，謀伐周，朝議弗許。

六月，段韶攻周汾州，克之，獲刺史楊敷。

秋七月庚午，太保、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。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、書侍御史王子宣等，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。

八月己亥，行幸晉陽。

九月辛亥，乙太師、任城王湝為太宰，馮翊王潤為太師。己未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薨。戊午，曲降幷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。庚午，殺太保、琅邪王儼。壬申，陳人來聘。

冬十月，罷京畿府入領軍府。己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

十一月庚戌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。丙寅，以徐州行臺、廣甯王孝珩錄尚書事。庚午，以錄尚書事、廣甯王孝珩為司徒。癸酉，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。

武平三年

三年春正月己巳，祀南郊。辛亥，追贈故琅邪王儼為楚帝。

二月己卯，以衛菩薩為太尉。辛巳，以幷省吏部尚書元海為尚書右僕射。庚寅，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，侍中祖珽為左僕射。是月，勅撰《玄洲苑御覽》，後改名《聖壽堂御覽》。

三月辛酉，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。是月，周誅冢宰宇文護。

夏四月，周人來聘。

秋七月戊辰，誅左丞相、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、荊山公豐樂。

八月庚寅，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。乙太宰、任城王湝為右丞相，太師、馮翊王潤為太尉，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，廣甯王孝珩為大將軍，安德王延宗為司徒。使領軍封輔相聘於周。戊子，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。己丑，以司州牧、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，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，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。癸巳，行幸晉陽。是月，《聖壽堂御覽》成，勅付史閣。後改為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九月，陳人來聘。

冬十月，降死罪已下囚。甲午，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，大赦。

十二月辛丑，廢皇后胡氏為庶人。

是歲，新羅、百濟、勿吉、突厥並遣使朝貢。於周為建德元年。

武平四年

四年春正月戊寅，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。庚辰，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。是月，鄴都、幷州並有狐媚，多截人髮。

二月乙巳，拜左皇后穆氏為皇后。丙午，置文林館。乙卯，以尚書令、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。丁巳，行幸晉陽。是月，周人來聘。

三月辛未，盜入信州，殺刺史和士休，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。庚辰，車駕至晉陽。

夏四月戊午，以大司馬、蘭陵王長恭為太保，大將軍、定州刺史、南陽王綽為大司馬，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，司徒、安德王延宗為太尉，司空、武興王普為司徒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。癸丑，祈皇祠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，按驗傍無人跡，不知車所從來。乙卯，詔以為大慶，班告天下。己未，周人來聘。

五月丙子，詔史官更撰《魏書》。癸巳，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，以侍中、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。是月，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、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，大敗，破胡走以免，洪略戰沒，遂陷秦、涇二州。明徹進陷和、合二州。是月，殺太保、蘭陵王長恭。

六月，明徹進軍圍壽陽。壬子，幸南苑，從官喝死者六十人。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。丙辰，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。

九月，校獵于鄴東。

冬十月，陳將吳明徹陷壽陽。辛丑，殺侍中崔季舒、張彫虎，散騎常侍劉逖、封孝琰，黃門侍郎裴澤、郭遵。癸卯，行幸晉陽。

十二月戊寅，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。是歲，高麗、靺鞨並遣使朝貢，突厥使來求婚。

武平五年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置左右娥英各一人。

二月乙未，車駕至自晉陽。朔州行臺、南安王思好反。辛丑，行幸晉陽。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，思好投水死，焚其屍，並其妻李氏。丁未，車駕至自晉陽。甲寅，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。

夏五月，大旱，晉陽得死魃，長二尺，面頂各二目。帝聞之，便刻木為其形以獻。庚午，大赦。丁亥，陳人寇淮北。

秋八月癸卯，行幸晉陽。甲辰，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。

是歲，殺南陽王綽。

武平六年

六年春三月乙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丁丑，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。是月，周人來聘。

夏四月庚子，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。癸卯，靺鞨遣使朝貢。

秋七月甲戌，行幸晉陽。

八月丁酉，冀、定、趙、幽、滄、瀛六州大水。是月，周師入洛川，屯芒山，攻逼洛城，縱火船焚浮橋，河橋絕。

閏月己丑，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，師次河陽，周師夜遁。庚辰，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，斛律阿列羅為司空。辛巳，以軍國資用不足，稅關市、舟車、山澤、鹽鐵、店肆，輕重各有差，開酒禁。

武平七年

七年春正月壬辰，詔去秋已來，水潦人饑不自立者，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。甲寅，大赦。乙卯，車駕至自晉陽。

二月辛酉，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，隱匿者家長處死刑。二月丙寅，風從西北起，發屋拔樹，五日乃止。

夏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庚申，司徒趙彥深薨。

秋七月丁丑，大雨霖。是月，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。

八月丁卯，行幸晉陽。雉集於御坐，獲之，有司不敢以聞。詔營邯鄲宮。

冬十月丙辰，帝大狩於祁連池。周師攻晉州。癸亥，帝還晉陽。甲子，出兵，大集晉祠。庚午，帝發晉陽。癸酉，帝列陣而行，上雞棲原，與周齊王憲相對，至夜不戰，周師斂陣而退。

十一月，周武帝退還長安，留偏師守晉州。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。戊寅，帝至圍所。

十二月戊申，周武帝來救晉州，庚戌，戰於城南，我軍大敗。帝棄軍先還。癸丑，入晉陽，憂懼不知所之。甲寅，大赦。帝謂朝臣曰：「周師甚盛，若何？」群臣咸曰：「天命未改，一得一失，自古皆然。宜停百賦，安慰朝野，收拾遺兵，背城死戰，以存社稷。」帝意猶豫，欲向北朔州。乃留安德王延宗、廣甯王孝珩等守晉陽。若晉陽不守，卽欲奔突厥。群臣皆曰不可，帝不從其言。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、封輔相、慕容鐘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。乙卯，詔募兵，遣安德王廷宗為左，廣甯王孝珩為右。延宗入見，帝告欲向北朔州。延宗泣諫，不從。帝密遣王康得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、皇太子於北朔州。丙辰，帝幸城南軍，勞將士，其夜欲遁，諸將不從。丁巳，大赦，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。其日，穆提婆降周。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，委以備禦，延宗流涕受命。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，欲走突厥，從官多散。領軍梅勝郎叩馬諫，乃迴之鄴。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，廣甯王孝珩、襄城王彥道續至，得數十人同行。戊午，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，改隆化為德昌元年。

庚申，帝入鄴。辛酉，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，大敗，為周師所虜。帝遣募人，重加官賞，雖有此言，而竟不出物。廣甯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，帝不悅。斛律孝卿居

中受委，帶甲以處分，請帝親勞，為帝撰辭，且曰宜慷慨流涕，感激人心。帝既出臨衆，將令之，不復記所受言，遂大笑，左右亦群咍，將士莫不解體。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、三師、大司馬、大將軍、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，或三或四，不可勝數。甲子，皇太后從北道至。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，賜酒食，給紙筆，問以禦周之方。群臣各異議，帝莫知所從。又引高元海、宋士素、盧思道、李德林等，欲議禪位皇太子。先是望氣者言，當有革易，終是依天統故事，授位幼主。

## 幼主

幼主名恒，帝之長子也。母曰穆皇后，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。其年十月，立為皇太子。

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卽皇帝位，時八歲，改元為承光元年，大赦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，帝為太上皇帝，後為太上皇后。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、中書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，更為經略，若不濟，南投陳國，從之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。周師漸逼，癸未，幼主又自鄴東走。己丑，周師至紫陌橋。癸巳，燒城西門。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。乙亥，渡河入濟州。其日，幼主禪位於大丞相、任城王湝，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，孝卿乃以之歸周。又為任城王詔，尊太上皇為無上皇，幼主為守國天王。留太皇太后濟州，遣高阿那肱留守。太上皇並皇后攜幼主走青州，韓長鸞、鄧顯等數十人從。太上皇既至青州，卽為入陳之計。而高阿那肱召周軍，約生致齊主，而屢使人告言，賊軍在遠，已令人燒斷橋路。太上所以停緩。周軍奄至青州，太上窘急，將遜於陳，置金囊於鞍後，與長鸞、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，為周將尉遲綱所獲。送鄴，周武帝與抗賓主禮，並太后、幼主、諸王俱送長安，封帝溫國公。至建德七年，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，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，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。至大象末，陽休之、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，請收葬，聽之，葬長安北原洪瀆川。

帝幼而令善，及長，頗學綴文，置文林館，引諸文士焉。而言語澀吶，無志度，不喜見朝士。自非寵私昵狎，未嘗交語，性懦不堪，人視者，卽有忿責。其奏事者，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，皆略陳大旨，驚走而出。每災異寇盜水旱，亦不貶損，唯諸處設齋，以此為修德。雅信巫覡，解禱無方。

初琅邪王舉兵，人告者誤云厙狄伏連反，帝曰：「此必仁威也。」又斛律光死後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，帝曰：「思好喜反。」皆如所言。遂自以策無遺算，乃益驕縱。

盛為無愁之曲，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，侍和之者以百數。人間謂之無愁天子。嘗出見羣厲，盡殺之，或剝人面皮而視之。

任陸令萱、和士開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韓長鸞等宰製天下，陳德信、鄧長顒、何洪珍參預機權。各引親党，超居非次，官由財進，獄以賄成，其所以亂政害人，難以備載。諸宮奴婢、閹人、商人、胡戶、雜戶、歌舞人、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，庶姓封王者百數，不復可紀。開府千餘，儀同無數。領軍一時二十，連判文書，各作依字，不具姓名，莫知誰也。諸貴寵祖禰追贈官，歲一進，位極乃止。

宮掖婢皆封郡君，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，一裙直萬疋，鏡臺直千金，競為變巧，朝衣夕弊。承武成之奢麗，以為帝王當然。乃更增益宮苑，造偃武修文臺，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、寶殿、璹瑁殿，丹青雕刻，妙極當時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，壯麗逾於鄴下。所愛不恒，數毀而又復。夜則以火照作，寒則以湯為泥，百工困窮，無時休息。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，一夜然油萬盆，光照宮內。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，未成，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，窮極工巧，運石填泉，勞費億計，人牛死者不可勝紀。御馬則藉以氈罽，食物有十餘種，將合牝牡，則設青廬，具牢饌而親觀之。狗則飼以粱肉。馬及鷹犬乃有儀同、郡君之號，故有赤彪儀同、逍遙郡君、淩霄郡君，高思好書所謂「駮龍、逍遙」者也。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，鬬雞亦號開府，犬馬雞鷹多食縣幹。鷹之入養者，稍割犬肉以飼之，至數日乃死。

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，帝自弊衣為乞食兒。又為窮兒之市，躬自交易。嘗築西鄙諸城，使人衣黑衣為羌兵，鼓噪淩之，親率內參臨拒，或實彎弓射人。自晉陽東巡，單馬馳驚，衣解髮散而歸。

又好不急之務，曾一夜索蠍，及旦得三升。特愛非時之物，取求火急，皆須朝徵夕辦，當勢者因之，貸一而責十焉。賦斂日重，徭役日繁，人力旣殫，幣藏空竭。乃賜諸佞幸賣官。或得郡兩三，或得縣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，故有勅用州主簿，勅用郡功曹。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，競為貪縱，人不聊生。爰自鄴都及諸州郡，所在徵稅，百端俱起。凡此諸役，皆漸於武成，至帝而增廣焉。然未嘗有帷薄淫穢，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。

初河清末，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，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。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，亡齊徵也。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，而危邪之狀如飛鳥，至於南面，則髻心正西。始自宮

內為之，被於四遠，天意若曰元首剪落，危側當走西也。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，名曰盡勢。游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，拂地而卻上跳，且唱曰「高末」，高末之言，蓋高氏運祚之末也。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後主以中庸之姿，懷易染之性，永言先訓，教匪義方。始自繈褓，至于傳位，隔以正人，閉其善道。養德所履，異乎春誦夏弦；過庭所聞，莫非不軌不物。輔之以中宮嬖嫗，屬之以麗色淫聲，縱韝紲之娛，恣朋淫之好。語曰「從惡若崩」，蓋言其易。武平在御，彌見淪胥，罕接朝士，不親政事，一日萬機，委諸凶族。內侍帷幄，外吐絲綸，威厲風霜，志迴天日，虐人害物，搏噬無厭，賣獄鬻官，溪壑難滿。重以名將貽禍，忠臣顯戮，始見浸弱之萌，俄觀土崩之勢，周武因機，遂混區夏，悲夫！蓋桀、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，自然之理矣。

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：神武以雄傑之姿，始基霸業；文襄以英明之略，伐叛柔遠。于時喪君有君，師出以律。河陰之役，摧宇文如反掌；渦陽之戰，掃侯景如拉枯。故能氣攝西鄰，威加南服，王室是賴，東夏宅心。文宣因累世之資，膺樂推之會，地居當璧，遂遷魏鼎。懷譎詭非常之才，運屈奇不測之智，網羅俊乂，明察臨下，文武名臣，盡其力用。親戎出塞，命將臨江，定單于於龍城，納長君於梁國，外內充實，疆埸無警，胡騎息其南侵，秦人不敢東顧。既而荒淫敗德，罔念作狂，為善未能亡身，餘殃足以傳後。得以壽終，幸也，胤嗣不永，宜哉。孝昭地逼身危，逆取順守，外敷文教，內蘊雄圖，將以牢籠區域，奄一函夏，享齡不永，勣用無成。若或天假之年，足使秦、吳旰食。武成卽位，雅道陵遲，昭、襄之風，濳焉已墜。洎乎後主，外內崩離，衆潰於平陽，身離於青土。天道深遠，或未易談，吉凶由人，抑可揚榷。

觀夫有齊全盛，控帶遐阻，西苞汾、晉，南極江、淮，東盡海隅，北漸沙漠，六國之地，我獲其五，九州之境，彼分其四。料甲兵之衆寡，校帑藏之虛實，折衝千里之將，帷幄六奇之士，比二方之優劣，無等級以寄言。然其太行、長城之固自若也，江淮、汾晉之險不移也，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，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；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，後主守之而不足，其故何哉？前王之御時也，沐雨櫛風，拯其溺而救其焚，信賞必罰，安而利之，旣與共其存亡，故得同其生死。後主則不然，以人從欲，損物益己。雕牆峻宇，甘酒嗜音，廛肆遍於宮園，禽色荒於外內，俾晝作夜，罔水行舟，所欲必成，所求必得。旣不軌不物，又暗於聽受，忠信不聞，萋斐必入，視人如草芥，從惡如順流。佞閹處當

軸之權，婢媼擅迴天之力，賣官鬻獄，亂政淫刑，刳剖被於忠良，祿位加於犬馬，讒邪並進，法令多聞，持瓢者非止百人，搖樹者不唯一手，於是土崩瓦解，衆叛親離，顧瞻周道，咸有西歸之志，方更盛其宮觀，窮極荒淫，謂黔首之可誣，指白日以自保。馳倒戈之旅，抗前歌之師，五世崇基，一舉而滅，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歟？

抑又聞之：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；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齊自河清之後，逮于武平之末，土木之功不息，嬪嬙之選無已，征稅盡，人力殫，物產無以給其求，江海不能贍其欲。所謂火旣熾矣，更負薪以足之，數旣窮矣，又為惡以促之，欲求大廈不燔，延期過曆，不亦難乎！由此言之，齊氏之敗亡，蓋亦由人，匪唯天道也。

校

全文以中華書局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、第一版《北齊書》為本校。